

參閱文稿

北京華研有限公司
(香港) 桑尼研究公司

No. 2014~36

2014年8月8日

山西出了个牛辉林

北京华研有限公司 张木生¹

革命和改革曾经都是非常神圣的好词。神圣是不能反对的，也没有人敢反对。但当革命革出了文化大革命，改革改出了如此之多的党内蛀虫，而文化大革命曾使我们这个国家到了几近崩溃的边缘，如此多的蛀虫以改革的名义侵蚀这个国家时，再神圣的东西也需要反思，不能文恬武嬉、养痍遗患地过下去了，争口辩，忘其实。

我和牛辉林认识时间不长，只有几面之交，算不上什么至爱亲朋。但是很少的几次见面，彼此感到十分投契，好像有着一种特殊的缘分。

2013年春夏之交，我终于见到了神交已久的牛辉林。那时，我的处境并不好。由于十八大之前讲了几句实话，天降无妄之灾，好像误入白虎堂，被无形的势力打了一百杀威棒。在出版《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

¹ 2014年7月24日。发《参阅文稿》时作者再作修订。

观》一书之后，接受记者采访，我说，现在社会到处都是贪官搭台，奸商唱戏，权力市场化，执政产业化，许多地方政府黑帮化，社会矛盾犹如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。结果办了十几年的《香港传真》被突然查封，出国开会的权利也被取消。我的挚友刘源上将也在承受着巨大压力，由于他掷地有声地宣言：官可不当，命可不要，也要掀翻军内巨贪谷俊山，揪出他背后的黑后台，挖绝产生贪官的土壤。刘源与巨贪们的斗争，可谓刀刀见血，在真相彻底大白之前，我们暂且放下，敬候下回分解。

正在这时，牛辉林走进我家，没有任何客套话，上来就对我说，你的书写得太好了，你的话讲得太好了，苍天不负有心人，我找你就是请你给我一个扛活儿的机会，我愿意给你白干活儿，不要你一分钱。他给我很多的鼓励，是我永生难忘的。可惜哉，福无双至，祸不单行，刚刚开始合作，他却逝去了。

牛辉林可是一个传奇人物。1967年，他是北大法律系的高材生，面对北大的聂元梓头顶毛泽东所封的“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写得何等好啊”的光环，背后有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撑腰，22岁的牛辉林，敢于向聂元梓叫板，组建了新北大井冈山兵团，北大校长周培源、季羨林等老先生都投到牛辉林麾下。那时，北大师生总数大约一万二千人，除了大量的逍遥派，和为了工作、工资不敢“上山”的部分教职员工，大部分人都加入了井冈山兵团。牛辉林成了风头最劲的人物，反对派索性把井冈山戏称为“牛头山”，并把牛辉林称为“寨主牛司令”。牛辉林确实有超凡的组织能力，在人才荟萃的北大，他能组织五千人的队伍，如果搞一人一票的竞选，牛辉林也能当仁不让地当选校头儿、省头儿、国头儿。代价是天下大乱，国将不国。

牛辉林也确实有勇有谋，为了抵抗聂元梓对老干部、老教授们的迫害，他把周培源校长等一批人在北京西郊藏了起来。周总理为保护周培

源校长，指名要周培源率科技代表团出国访问，只有找牛辉林才能找到周校长。牛辉林是最早敢于独立思考的践行者，认为江青和林彪都是会将中国引向邪路的党内野心家，这可以从毛泽东关于牛辉林的评价中得到印证。

1967年7月28日，毛泽东为了结束全国的武斗，从北京的大学入手，派军人和工人进驻学校，召见北京五大学生领袖，进行了五个半小时的谈话，有七八处谈到对牛辉林的看法和政策。毛主席的原话如下：“不要去搞牛辉林，让他上山，有自由，我们不勉强，不要污辱人家，尤其不要打，不要搞逼供信。”“可以不提杀牛宰猴炖羊肉了。牛宰了干什么？牛可以耕田嘛！你们列举的无非是攻击江青、林彪，可以统统一笔勾销。人家在小屋里讲讲嘛，又没有到外面贴大字报。”这里所说的牛，是牛辉林。猴，是侯汉青，羊是“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”七位签名人之一，哲学系教师杨克明。

中国说大也大，说小也小，一斤瓶装不下二斤醋，一条板凳上坐不下两位先生，一山更不能容二虎。两个女人一台戏，校内有聂元梓老佛爷，校外那厮更厉害——“文化大革命的旗手”江青。

牛辉林先是无意间冒犯江青。1967年9月，周总理主持会议，每个学生组织代表发言五分钟。牛辉林就北大两大派斗争讲了五分钟准时结束，周总理鼓励再讲，牛继续发言。江青突发淫威，纤纤细指，尖尖嗓门：“你凭什么多占时间！”牛答：“总理让我继续汇报”，江青拂袖而去，牛心中一震，调整情绪又讲了三分钟结束。在过道里，牛辉林被叶群叫住，笑嘻嘻问牛辉林：“小鬼，哪里人，家庭、年龄？”最后一句，“你胆子不小。”别人诺诺，辉林悻悻。从此，江青到处说，“牛辉林是坏人。”

按说毛主席对处理牛辉林有指示，可什么“一句顶一万句”，毛

“7·28”讲话后，解放军工宣队进北大，牛辉林三次被关押专政，前后数年。从此北大更加腥风血雨，天可怜见，“贯索犯文昌，一代文人有厄”。知识分子多数都是被知识分子整死的，短短几个月投缳赴水跳楼者二十多人。牛辉林受尽欺辱摧残，生不如死，一天批斗三场，晚上也不放过，拧胳膊，扇耳光，拳打脚踢，眼镜碎裂爬在地上，蓬头垢面，破衣烂衫，身体从里到外，有内伤有外伤。牛多次请求，“送我去监狱！”打手回敬：“想得美！”

最近逝去的陈一谔《回忆录》中有最文明的北大那段最黑暗历史，陈被打得死去活来，他女朋友自杀。牛辉林的早逝，和陈一样，外伤可以养好，内伤留下隐患。一个北大，当时就有九百多个专案组，三千多专政对象。

现在的极左派，公开为江青等翻案，认为“中国最大问题是没有将文革进行到底！”这样的混账话也有人敢说！

要不是1968年12月18日翦伯赞老先生夫妻被迫害自杀，引起毛泽东震怒，牛辉林的小命早完了。翦老先生文革前是北大副校长，全世界都知名的历史学家，解放前就秘密加入中共，被毛称之“鸿儒诤友”，毛曾邀翦老到家请教历史学。毛看到翦老先生的遗书后，派身边最信任的御林军8341部队进驻北大，由迟群、谢静宜带队，纠正北大“清队”的“扩大化”。

牛辉林有胆有识也确有大智慧。他紧紧抓住毛主席多次对自己的评价，引导迟群、谢静宜重新认识自己，掩盖自己多次在小范围内表露出对林彪、江青的不满，把自己打扮成就是一个无知的“土鳖”。“骨头很硬”的牛辉林如“骗蛋”后的司马迁在《报任安书》中所说：“以猛虎去深山，陷牢笼之中，摇尾乞怜”，比喻自己受刑时，“见狱吏则头抢地，视徒隶则心惕息”，“痛不欲生”，“肠一日而九回，居则忽若

有所亡，出则不知所往。每念斯耻，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”。他再三表明，这些暴行都是出现在毛主席对自己有明确指示之后。自己只是一个紧跟毛主席，永远跟不上的落伍者。迟群、谢静宜多次找牛辉林谈话，双方拉近了共识：“牛辉林有严重错误，但还愿意改正错误，牛辉林和北大的武斗没关系”。牛辉林认真观察，仔细分析，他认定最后解脱自己的突破口在谢静宜身上。牛辉林认真品味迟群态度的变化，现在已不说“罪行”而用“问题”，不说“认罪”、“交待”，而说“反省”、“检讨”。攻下谢静宜，自己问题上达天庭的机会就来了。

谢静宜在北大哲学楼，在她的办公室找牛辉林谈话，牛一身大汗淋漓地站到谢静宜面前。谢从座椅上站起来问：“大冷天的，你很热吗？”

“不是热，是见首长心里紧张得厉害。”

“紧张什么？我青面獠牙吓着你？”

“不是，我没想到，首长这么年轻，这么漂亮，就在毛主席身边工作，毛主席委以重任”。

谢静宜笑了，“你这孩子，还挺会说话，坐下说。”

牛辉林让谢知道了，他出生在辉县解放军军营，父亲也是解放军，自己等于是谢静宜的半个老乡。

谢静宜：“我知道了，你父亲 30 年代就是山西、河南大山里的八路军，北大武斗前，你已被江青同志点名，没资格指挥武斗。”

不久，牛辉林的专案组悄无声息地解散，牛也被放回自己班级监管。虽然后来下放到山西定襄县神山公社，从最基层干部干起，却又被北大派人押回，三次关押整整两年。1972 年 10 月，林彪在温都尔汗折戟沉沙一年后，杨德中亲自找牛辉林谈话放人，杨德中间牛辉林为什么不在审查结论上签字？牛说，结论上有“严重政治错误”一说。杨笑了：“今后还想入党？不简单，想得远，好，我在你结论上加上‘保留团籍’，

就不影响你今后进步了。”

牛辉林认为在神山公社的岁月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日子。忻定平原，人杰地灵，古有英雄吕布、美女貂蝉。近代民主革命出了徐向前、薄一波、续范亭等一批豪杰。就在“横扫一切牛鬼蛇神”的日子里，老百姓说起河边村的阎锡山也照样尽是好话。阎老西也确实深谙“兔子不吃窝边草”的古训，在老家河边村做过架桥修路的好事。一点好事，老百姓就念念不忘。神山公社从公社领导到村中百姓，像久别重逢的亲朋一样对待牛辉林。牛辉林把十年的北大看成不祥之地，把神山看成再生之地，风水宝地。

牛辉林曾任山西省地产集团公司总经理，山西省土地评估委员会副主任。离任审计两袖清风，光明磊落，没占公权力一分便宜。

牛辉林 1997 年任山西省引黄工程总指挥部秘书长，山西引黄工程管理局党组副书记、副局长。这是当时山西省最大的投资工程。他带领大家“摸着石头过黄河”，“一身臭汗，满手老茧”，老百姓的评价：“他就像个普通劳动者，总是吃苦在前。”

牛辉林曾任山西省广播电视局副局长，分管中国黄河电视台，他坚韧不拔，不懈努力，跑断腿儿，磨破嘴儿，终于获得国家广电总局批准，使黄河台随中央台在世界多国和北美落地开花结果。他干过不少肥差，肥了百姓，肥了国家，却瘦了自己，病了自己。

牛辉林工作之余，笔耕不辍，撰写了多部优秀著作，曾获山西省社会科学一等奖。

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毕业的北大、清华学生中，牛辉林虽才高八斗，学富五车，尤其有极强的组织动员能力，但官当得不大。真正后来当大官的多是“五分加绵羊”那种文革中的逍遥派，其中贪官也不少。

知识分子，是一个让人又爱又恨的称谓。

鲁迅《流氓的变迁》：“以武犯禁”而“替天行道”的是侠客；打着“替天行道”的大旗却坏事做绝的是强盗；没有做强盗的危险却有做强盗的收益是流氓。

中国现代知识分子，“他们不过是个些沙石泥料，既能用来筑造辉煌的圣殿，自然也能用来砌做污秽的粪池”。在不少知识分子渴望集体堕落的今天，正如李零先生所说：

他们请来的过气的国际大师，志在重张儒学，建立世界宗教，孔夫子不仅能救中国，还能救世界。当初，不知校领导拿学校的中心静园派何用处，现在才明白，草坪和草坪旁边的六个院子是用来建燕京学堂，北大校中校，中国学校的洋学堂。请洋人和假洋鬼子教授，授国学但一律用英语，好似在天安门广场盖白宫，引来骂声一片。

你看资本的力量有多大？当年北大人哭穷，连大包小包倒卖衣服的馊主意都端出来。兄妹开荒，生产自救，推倒南墙办商店，校园一圈小贩一片。现在阔得很，久旱逢甘霖，中国有钱了。大钱霏然而降，从校到系到人，层层承包，层层考核，层层验收，填不完的课题表，办不完的孵化器，校办公司越来越大，亿万富翁层出不穷，学校早已超过养鸡场。文化办班：什么领袖班、总裁班、收藏班，古董班，现在又要办国际领袖班。“一流”大学，西方洋教授纷纷进驻中国大学。中国人民大学最贵的扩编博士价格上千万元，外国一流大学都眼热。北大的高级班，一个学员收费60~70万元。面向政府，面向企业，甚至面向最富有的和尚、道士。中国是个教育大卖场，商机无限。中国大学的知识分子多数是好大喜功，好洋喜功，好古喜功，总之，是好钱喜功，还有几个人老老实实教书育人，踏踏实实做好学问？

古今中外，市场只能在某些领域、某段时间，配置资源起决定作用，它不是所有的资源，所有的时候都起决定性作用。让市场配置所有资源，那是市场拜物教！

《红楼梦》的“好了歌”前二段：

世上都晓神仙好，只有功名忘不了。古今将相在何方？荒塚一堆草没了。

世人都晓神仙好，只有金银忘不了。终朝只恨聚无多，及到多时眼闭了。

许多人请我写纪念文章，包括山西的省部级干部请我为逝去的人大主任王庭栋同志写一篇。几十年的交往，庭栋同志对我支持太多了，教诲谆谆，我永志不忘。但他曾位高权重，从者如云，还用我写吗？

牛辉林是一棵在知识分子中被我视为地标的大树，多少年来，人们行走在旷野中，凭它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园。他干过不少肥差，但他很穷。如今大树飘零，无边落木萧萧下，不尽“黄河”滚滚来。尤其在盛产贪官的山西。

牛辉林与我相识只有数月，英年早逝。“不失其所者久，死而不亡者寿”。牛辉林虽赍志而歿，但中国只要还有牛辉林者在，中国就有希望。